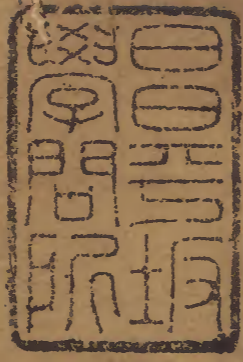


朱子全書

十三十四



			五	漢
			二	書
			五	門
四	八	〇	五	
冊	架	函	號	類

內閣文庫			
九	五		漢
八	二		
函	四	五	書
一	〇	五	
八	〇	五	
架	冊	號	類

內閣文庫			
番號	漢	5255	
冊數	40 (8)		
函號	298	265	



淵鑒齋

御纂朱子全書卷十三

論語四

公冶長第五

子謂公冶長章

問公冶長可妻。伊川以避嫌之事。賢者不為。况聖人乎。自今人觀之。閨門中安知無合著避嫌處。曰。聖人正。大道理合做處便做。何用避嫌。問古人門內之治。恩掩義。門外之治。義斷恩。寓恐閨門中主恩。

淺草文庫

怕亦有避嫌處。曰。固是主恩。亦須是當理方可。某看公浙人多要避嫌。程子所謂年之長幼。時之先後。正是解或人之說。未必當時如此。大抵二人都。是好。人可托。或先是見公治長。遂將女妻他。後來見南容亦是箇好人。又把兄之女妻之。看來文勢。恐是孔子之女年長先嫁。兄之女少在後嫁。亦未可知。程子所謂凡人避嫌者皆內不足。實是如此。問子謂南容章。集注云。以其謹於言行。如其三復白圭。固見其謹於言矣。謹於行處雖未見。然言行實

相表裏。能謹於言。必能謹於行矣。曰。然。以上語類二條

問子謂公冶長可妻也。長之可妻。以其平昔之行也。非以無罪陷於縲紲為可妻也。曰。雖嘗陷於縲紲。而非其罪。則其平昔之行可知。答程允夫文集

子謂子賤章

問魯無君子斯焉。取斯。曰。居鄉而多賢。其老者。吾當尊敬。師事以求其益。其行輩與吾相若者。則納交取友。親炙漸磨。以涵養德性。薰陶氣質。

問子謂子賤章。曰。看來聖人以子賤為君子哉。若人。

此君子亦是大槩說。如南宮适出。子曰君子哉若人一般。大抵論語中有說得最高者。有大槩說。如言賢者之類。若言子賤為君子。而子貢未至於不器。恐子賤未能強似子貢。又子賤因魯多君子。而後有所成就。不應魯人強似子貢者如此之多。以上

語類
二條

子貢問賜也何如章

叔蒙問子貢通博明達。若非止於一能者。如何却以器目之。莫是亦有窮否。曰。畢竟未全備。語類

或曰雍也章

林一之問孔子於仲弓不知其仁。如何。曰。孔子既不保他。必是也有病痛。然這一章。是不佞要緊。佞不是諂佞。是箇口快底人。事未問是不是。一時言語便抵當得去。子路使子羔為費宰。子曰賊夫人之子。子路曰何必讀書然後為學。子曰是故惡夫佞者。子路未問是與不是。臨時撰得話來也好。可見是佞。

問為人君止於仁。若是未仁。則不能視民猶己。而不

是爲君。然夫子既許仲弓南面。而又曰未知其仁如何。曰言仁有粗細。有只是指那慈愛而言底。有就性上說底。這箇便較細膩。若有一豪不盡。不害爲未仁。只是這箇仁。但是那箇是淺底。這箇是深底。那箇是疎底。這箇是密底。以上語類二條

子使漆雕開仕章

陳仲卿問子使漆雕開仕章。曰此章當於斯字上看。斯是指箇甚麼。未之能信者。便是於這箇道理。見得未甚透徹。故信未及。看他意思。便把箇仕都輕看了。

或問吾斯之未能信。曰知得深。便信得篤。理合如此者。必要如此。知道不如此。便不得如此。只此是信。且如人孝。亦只是大綱說孝。謂有些小不孝處。亦未妨。又如忠。亦只是大綱說忠。謂便有些小不忠處。亦未妨。卽此便是未信。此是漆雕開心上事。信與未信。聖人何緣知得。只見他其才可仕。故使之仕。他揆之於心。有一豪未得。不害其爲未信。仍更有志於學。聖人所以說之。又問謝氏謂其器不安

於小成何也。曰：據他之才，已自可任，只是他不伏如此。又欲求進，譬如一株樹，用爲椽桁，已自可矣。他不伏做椽桁，又要做柱，便是不安於小成也。信者，自保得過之意。知與行皆然。自保得知得，自保得行得。漆雕開只是見得分明，然亦不敢自保如此。故曰：吾斯之未能信，蓋其絲豪隱微之間，自知之爾。

漆雕開吾斯之未能信，斯是甚底。他是見得此箇道理了，只是信未及。他眼前看得闊，只是踐履未純熟。他是見得箇規模大，不入這小底窠，坐曾皙被他見得高，下面許多事，皆所不屑爲。到他說時，便都恁地脫灑。想見他只是天資高，便見得恁地，都不曾做甚工夫，却與曾子相反。曾子便是著實步步做工夫，到下梢方有所得。曾皙未流，便會成莊老。想見當時聖人亦須有言語敲點他，只是論語載不全。

問吾斯之未能信。曰：信是於這箇道理上見得透，全無些疑慮。他看得那仕與不仕，全無緊要。曾點亦

然。但見得那日用都是天理流行。看見那做諸侯
卿相。不是緊要。却不是高尚要恁地說。是他自看
得沒緊要。今人居鄉。只見居鄉利害。居官。只見居
官利害。全不見道理。他見得道理大小大了。見那
居官利害都沒緊要。仕與不仕何害。

問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。如何是已見大意。曰。是他
見得大了。便小合殺不得。論語中說曾點處亦自
可見。如漆雕開只是此一句。如何便見得他已見
大意處。然工夫只在斯字與信字上。且說斯字如

何嘗等各以意對曰。斯只是這許多道理見於日
用之間。君臣父子仁義忠孝之理。信是雖已見得
如此。却自斷當恐做不盡。不免或有過差。尚自保
不過。雖是知其已然。未能決其將然。故曰吾斯之
未能信。

曾點開闊。漆雕開深穩。

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。若論見處。開未必如點透徹。
論做處。點又不如開著實。邵堯夫見得恁地。却又
只管作弄去。以上語類八條

所論曾點大意則然。但謂漆雕開有經綸天下之志。則未必然。正是已分上極親切處。自覺有未盡耳。雖其見處不及曾點之開闊得處。未至如曾點之從容。然其工夫精密。則恐點有所不逮也。以此見二人之規模格局。大槩不相上下。然今日只欲想像聖賢曾襟灑落處。却未有益。須就自家下學致知力行處做工夫。覺得極辛苦不快活。便漸見好意思也。答曾擇之文集

道不行章

問子路資質剛毅。固是箇負荷容受得底人。如何却有那聞之喜及終身誦之之事。曰。也只緣他好勇。故凡事粗率。不能深求細繹那道理。故有此事。語類

孟武伯問子路仁乎章

仲由可使治賦才也。不知其仁。以學言也。問孟武伯問三子之仁。而聖人皆不之許。但許其才云云。曰。大槩是如此。又問雖全體未是仁。苟於一事上能當理而無私心。亦可謂之一事之仁否。曰。不然。蓋纔說箇仁字。便用以全體言。若一事上能



盡仁。便見他全體是仁了。若全體有虧。這一事上必不能盡仁。纔說箇仁字。便包盡許多事。無不當理無私了。所以三子當不得這箇仁字。聖人只稱其才。

子升問聖人稱由也可使治賦。求也可使爲宰。後來求乃爲季氏聚斂。由不得其死。聖人容有不能盡知者。曰。大約也只稱其材堪如此。未論到心德處。看不知其仁之語。裏面却煞有說話。以上語類三條

子謂子貢曰章

問回賜孰愈一段。大率比較人物。亦必稱量其斤兩之相上下者。如子貢之在孔門。其德行蓋在冉閔之下。然聖人却以之比較顏子。豈以其見識敏悟。雖所行不逮。而所見亦可幾及與。曰。然。聖人之道。大段用敏悟曉得時。方擔荷得去。如子貢雖所行未實。然他却極是曉得。所以孔子愛與他說話。緣他曉得。故可以擔荷得去。雖所行有未實。使其見處更長一格。則所行自然又進一步。聖門自會顏而下。便用還子貢。如冉閔非無德行。然終是曉不

甚得。擔荷聖人之道不去。所以孔子愛呼子貢而與之語。意蓋如此。

居父問回也。聞一知十。卽始見終是如何。曰。知十。亦不是。聞一件。定知得十件。但言知得多。知得周徧。又問聖人生知。其與顏子不同處是如何。曰。聖人固生知。終不成。更不用理會。但聖人較之顏子。又知得多。今且未要說聖人。且只就自家地位看。今只就這一件事聞得。且未能理會得恰好處。況於其他。

顏子明睿所照。子貢推測而知。此兩句當翫味。見得優劣處。顏子是眞箇見得徹頭徹尾。子貢只是暗度想像。恰似將一物來比並相似。只能聞一知二。顏子雖是資質純粹。亦得學力。所以見得道理分明。凡人有不及人處。多不能自知。雖知亦不肯屈服。而子貢自屈於顏子。可謂高明。夫子所以與其弗如之說。

明睿所照。如箇明鏡在此。物來畢照。推測而知。如將些子火光。逐些子照去推尋。以上語類四條

吾未見剛者章

吾未見剛者。慾與剛正相反。若耳之欲聲。目之欲色。之類。皆是欲。才有些被他牽引去。此中便無所主。焉得剛。或者以申棖為剛。必是外面悻悻自好。聖人觀人。直從裏面看出。見得他中無所主。只是色。莊要人道好。便是慾了。安得為剛。

或問剛與悻悻何異。曰。剛者外面退然自守。而中不。拙於慾。所以為剛。悻悻者外面有崛強之貌。便是。有計較勝負之意。此便是慾也。以上語類二條

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章

問子貢欲無加諸人。夫子教之勿施於人。何以異。曰。異處在無字與勿字上。伊川說仁也。恕也。看得精。

語類

問我不欲人之加諸我。吾亦欲無加諸人。伊川解曰。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。吾亦欲無加諸人。仁也。施諸已而不願。亦勿施諸人。恕也。又語錄曰。施諸已而不願。亦勿施諸人。正解此兩句。又曰。我不欲人之加諸我。吾亦欲無加諸人。恕也。近於仁矣。然未

至於仁也。以有欲字耳。前以爲仁。後以爲恕而未仁。二義不同。若以有欲字便以爲未仁。則我欲仁斯仁至矣。亦有欲字。不知如何。曰。二先生說經。如此不同處亦多。或是時有先後。或是差舛。當以義理隱度而取舍之。如此說則當以解爲正。蓋其義理最長。而亦先生晚年所自著。尤可信也。欲仁之欲。與欲無加諸人之欲。文意不同。不可以相比。更推詳之。答石子重
○文集

子貢曰夫子之文章章

子貢性與天道之歎。見得聖門之教不躡等。又見其言及此。實有不可以耳聞而得之者。

寓問集注說性以人之所受而言。天道以理之自然而言。不知性與天道亦只是說五常人所固有者。何故不可得聞。莫只是聖人怕人躡等否。曰。這般道理。自是未消得理會。且就他威儀文辭處學去。這處熟。性天道自可曉。又問子貢既得聞之後。歎其不可得聞。何也。曰。子貢亦用功至此。方始得聞。若未行得淺近者。便知得他高深作甚麼。教聖人

只管說這般話。亦無意思。天地造化陰陽五行之運。若只管說要如何。聖人於易。方略說到這處。子罕言利與命與仁。只看這處。便見得聖人罕會說及此。又舉子所雅言。詩書執禮。皆雅言也。這處却是聖人常說底。後來孟子方說那話較多。

叔器問謝氏文章性天道之說。先生何故不取。曰。程先生不曾恁地說。程先生說得實。他說得虛。安卿問先生不取謝氏說者。莫是爲他說只理會文章。則性天道在其間否。曰。也是性天道只在文章中。

然聖人教人。也不恁地。子貢當時不曾恁地說。如天命之謂性。便是分明指那性。大哉乾元。萬物資始。便是說道理。一陰一陽之謂道。繼之者善也。成之者性也。便是性與天道。只是不迎頭便恁地說。

以上語類三條

子路有聞章

問子路有聞未之能行。唯恐有聞。因舉子路數事。以明子路好學如此。而仕衛之出處乃如彼。曰。今只當就子路有聞上考究。不須如此牽二三說。不知

要就此處學子路未之能行。唯恐有聞。還只要求子路不是處。如此看。恐將本意失了。就此言之。見得子路勇於爲善處。他這處直是見得如此分明。到得聞其正名處。却鶻突。學者正要看他這處。在衛又是別項說話也。又曰。可見古人爲己之實處。子路急於爲善。唯恐行之不徹。譬如人之飲食。有珍羞異饌。須是喫得盡。方好。若喫不透。亦徒然。子路不急於聞。而急於行。今人唯恐不聞。既聞得了。寫在冊子上。便了。不去行處。著工夫。語類

子貢問曰孔文子章

問孔文子孔姑之事。如此不好。便敏而好學。不恥下問。濟得甚事。而聖人取之何也。曰。古人諡法甚寬。所謂節以一惠。言只有一善亦取之。節者。節略而取其一善也。孔文子固是不好。只節此一惠。則敏學下問。亦是他好處。

問孔文子之諡。曰。古人有善雖多。而舉一以爲諡。如有十事皆善。只舉一善可以包之。如九事不善。只有一善。則亦可以一善爲諡。皆無一善。而後名之。

曰幽厲凡二字諡非禮也。如貞惠文子。睿聖武公。皆是饒兩字了。周末王亦有二字諡。以上語類二條此章固因論諡而發。然人有一善之可稱。聖人亦必取之。此天地之量也。答陳安卿文集

子謂子產章

問子產溫良慈愷。莫短於才否。曰。孔子稱子產有君子之道四。安得謂短於才。子產政事盡做得好。不專愛人。做得不是。他須以法治之。孟子所言惠而不知為政者。偶一事如此耳。

問其使民也。義如都鄙有章。上下有服。田有溝洫。廬井有伍之類。謂為之裁處得是當。使之得其定分也。曰。義字說得未是。義字有剛斷之意。其養民則惠。使民則義。惠字與義字相反。便見得子產之政。不專在於寬。就都鄙有章處看得。見義字在子產上。不在民上。以上語類二條

臧文仲居蔡章

山節藻梲。為藏龜之室。以瀆鬼神。便是不知。古人卜筮之事。固有之。但一向靠那上去。便是無意智了。

如祀爰居。是見一鳥飛來。便去祀他。豈是有意智。看他三不知。皆是瀆鬼神之事。山節藻梲。不是僭。若是僭時。孔子當謂之不仁。臧文仲在當時。既沒其言立人。皆說是非常底人。孔子直是見他不是處。此篇最好看。便見得聖人微顯闡幽處。語類

子張問曰。令尹子文章。

或問令尹子文之忠。若其果無私意。出於至誠惻怛。便可謂之仁否。曰。固是。然不消泥他事上說。須看他三仕三已。還是當否。以舊政告新令尹。又須看

他告得是否。只緣他大體既不是了。故其小節有不足取。如管仲之三歸反坫。聖人却與其仁之功者。以其立義正也。故管仲是天下之大義。子文是一人之私行耳。譬如仗節死義之人。視坐亡而立化者。雖未必如他之脩然。然大義却是。彼雖去得好。却不足取也。

問子文之忠。文子之清。聖人只是就其一節可取。如仁却是全體。所以不許他。曰。也。恁地說不得。如三仁。聖人也只是就他一節上說。畢竟一事做得是

時自可以見其全體。古人謂觀鳳一羽，足以知其五色之備。如三子之事，皆不可見。聖人當時許之，必是有以見得他透徹。若二子之事，今皆可考。其病敗亦可見，以表證裏，則其裏也可知矣。

問子文之忠，文子之清，未知焉得仁。曰：此只就二子事上說。若比干、伯夷之忠、清，是就心上說。若論心時，比干、伯夷已是仁人。若無讓國諫討之事，亦只是仁人。蓋二子忠、清元自仁中出。若子文、文子，夫子當時只見此兩件事是清與忠，不知其如何得

仁也。又曰：夫欲論仁，如何只將一兩件事便識得此人破。須是盡見得他表裏，方識得破。

問五峯問南軒：陳文子之清，令尹子文之忠，初無私意。如何聖人不以仁許之。枅嘗思之而得其說曰：仁之體大，不可以一善名。須是事事盡合於理，方謂之仁。若子文之忠，雖不加喜愠於三仕三已之時，然其君僭王竊號而不能正救，文子之清，雖棄十乘而不顧，然崔氏無君，其惡已著，而略不能遏止之，是盡於此而不盡於彼，能於其小而不能於

其大者安足以語仁之體乎。曰。讀書不可不子細。如公之說。只是一說。非聖人當日本意。夫仁者心之德。使二子而果無私心。則其仕已而無喜慍。當不特謂之忠。而謂之仁。棄十乘而不居。當不特謂之清。而謂之仁。聖人所以不許二子者。正以其事雖可觀。而其本心。或有不然也。

令尹子文陳文子等。是就人身上說仁。若識得仁之統體。卽此等不難曉矣。或曰。南軒解此。謂有一豪私意。皆非仁。如今尹子文陳文子。以終身之事求

之。未能無私。所以不得爲仁。曰。孔子一時答他。亦未理會到他終身事。只據子張所問底事。未知是出於至誠惻怛。未知是未能無私。孔子皆不得而知。故曰。未知焉得仁。非是以仕已無喜慍與棄而違之爲非仁也。這要在心上求。然以心論之。子文之心。勝文子之心。只是心中有些小不慊快處。便是不仁。文蔚曰。所以孔子稱夷齊曰求仁而得仁。又何怨。曰。便是要見得到此。以上語類五條

問令尹子文之忠。陳文子之清。固非不仁者之所能

爲聖人特許其忠清而不許其仁。今因夫子之不許其仁而遂疑二子之忠清。未必皆出於理之所當然。而猶未免乎怨悔之私。則聖人之所以許之者。亦有不盡之意矣。曰。二子忠清而未盡當理。故但可謂之忠清而未得爲仁。此是就其事上著實研究出來。若不如是看。卽不知忠清與仁有何分別。此須做箇題目入思議始得。未易如此草草說過也。答劉季章

問或謂伊川先生。令尹子文之忠。陳文子之清。使聖

人爲之。是仁否。先生曰。不然。聖人爲之。亦只是清忠。先生解云。心德全體。非事爲一節可論。但二子之清忠。使聖人爲之。固只是清忠。莫亦是仁中之清忠。與二子異。孔子謂二子之清忠而未仁。某謂二人旣未仁。則清忠亦未至。似此反觀之如何。曰。此說得之。答鄭子上。○以上文集二條

季文子三思而後行章

問季文子三思而後行章。曰。思之有未得者。須著子細去思。到思而得之。這方是一思。雖見得已。又

須平心更著思一遍。如此則無不當者矣。若更過思。則如秤子稱物相似。推來推去。輕重却倒不定了。

問看雍也更有何商量處。賀孫曰。向看公冶長一篇。如微生高季文子三思二章。覺得於人情未甚安。曰。是如何未安。如今看得如何。曰。向看得如乞醯事也。道是著如此委曲。三思事也。道是著如此審細。如今看來。乃天理人欲相勝之機。曰。便是這般所在。本是平直易看。只緣被人說得支蔓。故學者

多看不見這般所在。如一件物事相似。自恁地平。正正更不著得些子蹺欹。是公鄉里人去說這般所在。却都勞攘了。凡事固是著審細。才審一番。又審一番。這道理是非已自分曉。少閒纔去計較利害。千思百算。不能得了。少閒都滾得一齊沒理會了。問這差處。是初閒略有些意差。後來意上生意不能得了。曰。天下事那裏被你算得盡。才計較利害。莫道三思。雖百思也。只不濟事。如今人須要計較到有利無害處。所以人欲只管熾。義理只管

滅。橫渠說聖人不教人避凶而趨吉。只教人以正信勝之。此可破世俗之論。這不是他看這道理洞徹。如何說得到這裏。若不是他堅勁峭絕。如何說得到這裏。又云。聖人於微處。一一指點出來教人。他人看此二章。也只道是似閑。以上語類二條

問再思可矣。再字未詳。如何方是一番思。如何方是再番思。曰。事到面前便斷置了。是一番思。斷置定了。更加審訂。是第二番思。答陳安卿

問語錄曰。為惡之人未嘗知有思。有思則為善矣。至

於再則已審。三則私意起而反惑矣。楊先生尹先生皆言三則惑。或者謂周公仰而思之。夜以繼日。幸而得之。坐以待旦。所思又不止三也。曰。橫渠先生曰。未知立心。惡思多之致疑。已知立心。惡講治之不精。講治之思。莫非術內。雖勤而何厭。推此求之。可見。答都昌縣學諸生。以上文集二條

甯武子邦有道則知章

問甯武子曰。此無甚可疑。邦有道。安分做去。故無事可稱。邦無道。則全身退聽。非難。人皆能如此。唯其

不全身退聽。却似愚。然又事事處置得去。且不自表著其能。此所以謂其愚不可及也。

甯武子邦無道則愚。曰愚有兩節。有一般愚而冒昧向前底。少閒都做壞了事。如甯武子雖冒昧向前。不露圭角。只猝猝做將去。然少閒事又都做得了。此其愚不可及也。

甯武子當衛成公出奔時。煞會經營著力來。愚只是沉晦不認爲已功。故不可及。若都不管國家事。以是爲愚。豈可以爲不可及也。以上語類三條

子在陳章

斐然成章。也是自成一家了。做得一章有頭有尾。且如狂簡。真箇了得狂簡底事。不是半上落下。雖與聖賢中道不同。然畢竟是他做得一項事完全。與今學者有頭無尾底不同。聖人不得中道者與之。故不得已取此等狂狷之人。尚有可裁節。使過不及歸於中道。不似如今人不曾成得一事。無下手脚裁節處。且如真箇了得一箇狂簡地位。也自早不易得。釋老雖非聖人之道。却被他做得成一家。

或問子在陳一章。看得夫子行道之心。切於傳道之心。曰。也不消如此說。且如人而今做事。還是做目前事。還是做後面事。蓋道行於時。自然傳於後。然行之於時而傳之於後。則傳之尤廣也。或曰。如今日無非堯舜禹湯之道。曰。正此謂也。又問裁之為義。如物之不正。須裁割令正也。曰。自是如此。且如狂簡底人。不裁之。則無所收檢。而流入於異端。蓋這般人。只管是要他身高。都不理會事。所以易入於異端。大率異端皆是遜世高尚底人。素隱行怪

之人。其流為佛老。又曰。遜世高尚。皆是苦行底人。而今所以無異端。緣那攙人都便入佛老去了。且如孟之反不伐。是他自占便宜處。便如老氏所謂不為天下先底意思。子桑子死。琴張弔其喪而歌。是不以生死芥蒂。便如釋氏。如此等人。雖是志意高遠。然非聖人有以裁正之。則一向狂去。更無收殺。便全不濟事了。又云。仁民愛物。固是好事。若流入於墨氏摩頂放踵而利天下為之。則全不好了。此所以貴裁之也。以上語類二條

伯夷叔齊章

文振問不念舊惡。怨是用希。曰。此與顏子不遷怒意思相似。蓋人之有惡。我不是惡其人。但是惡其惡耳。到他既改其惡。便自無可惡者。今人見人有惡。便惡之。固是。然那人既改其惡。又從而追惡之。此便是因人一事之惡。而遂惡其人。却不是惡其惡也。

不念舊惡。非惡其人也。惡其人之無狀處。昨日爲善。今日爲惡。則惡之而不好矣。昨日爲惡。今日爲善。則好之而不惡矣。皆非爲其人也。聖人大率如此。但伯夷平日以隘聞。故特明之。以上語類二條

孰謂微生高直章

行夫問此一章。曰。人煞有將此一段做好說。謂其不如此抗直。猶有委曲之意。自張子韶爲此說。今煞有此說。昨見戴少望論語講義。亦如此說。這一段下連巧言令色足恭。都是一意。當初孔門編排此書。已從其類。只自看如今有人來乞些醢。亦是閑底事。只是與他說自家無。鄰人有之。這是多少正

大有何不可。須要自家取來。却做自底與之。是甚氣象。這本心是如何。凡人欲恩由已出。皆是偏曲之私。恩由已出。則怨將誰歸。語類

巧言令色足恭章

義剛說。足恭云。只是過於恭。曰。所謂足者。謂本當只如此。我却以為未足而添足之。故謂之足。若本當如此。而但如此。則自是足了。乃不是足。凡制字如此類者。皆有兩義。

足。去聲。讀求。足乎恭也。是加添之意。蓋能恭則禮已止矣。若又去上面加添些子。求足乎恭。便是私欲也。

巧言令色。足恭與匿怨。皆不誠實者也。人而不誠實。何所不至。所以可恥。與上文乞醯之義相似。

丘明所恥如此。左傳必非其所作。以上語類四條

顏淵季路侍章

問車馬輕裘與朋友共。亦常人所能為之事。子路舉此而言。却似有車馬衣裘為重之意。莫與氣象煞遼絕否。曰。固則是。只是如今人自有一等鄙吝者。

直是計較及於父子骨肉之間。或有外面勉強而中心不然者。豈可與子路同日而語。子路氣象。非富貴所能動矣。程子謂豈可以勢利拘之哉。

或問子路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。是他做工夫處否。曰。這也不是他做工夫。亦是他心裏自見得。故願欲如此。然必有別做工夫處。若依如此做工夫。大段粗了。又問此却見他心。曰。固是。此見得他心之恢廣。磨去得那私意。然也只去得那粗底私意。如顏子却是磨去那近裏底了。然皆是對物我而

言。又云。狂簡底人。做來做去沒收殺。便流入異端。如子路底人。做來做去沒收殺。便成任俠去。又問學者做工夫。須自子路工夫做起。曰。亦不可如此說。且如有顏子資質底。不成交他做子路也。

叔器曰。子路但及朋友。不及他人。所以較小。曰。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。以朋友有通財之義。故如此說。那行道之人。不成無故解衣衣之。但所以較淺小者。他能舍得車馬輕裘。未必能舍得勞善。有善未必不伐。有勞未必不施。若能退後省察。則亦深

密。向前推廣。則亦闊大。范益之云。顏子是就義理上做工夫。子路是就事上做工夫。曰。子路是就意氣上做工夫。顏子自是深潛純粹較別。子路是有些戰國俠士氣象。學者亦須如子路恁地割捨得。士而懷居。不足以爲士矣。若今人恁地畏首畏尾。瞻前顧後。粘手惹脚。如何做得事成。恁地莫道做好人不成。便做惡人也不成。先生至此聲極洪。或問有人於此。與朋友共。實無所憾。但貧乏不能復有所置。則於所做未能忽然忘情。則如之何。曰。雖

無憾於朋友。而眷眷不能忘情於已做之物。亦非賢達之心也。

問無伐善。無施勞。善與勞如何分別。曰。善是自家所有之善。勞是自家做出來底。

顏淵子路。只是要克去驕吝二字。如謝氏對伊川云。知矜之爲害而改之。然謝氏終有矜底意。如解孟之反不伐。便著意去解。

問老者安之。朋友信之。少者懷之。孔子只舉此三者。莫是朋友則是其等輩。老者則是上一等人。少者

則是一等。此三者足以該盡天下之人否。曰：然。吳伯英講子路顏淵夫子言志。先生問衆人曰：顏子季路所以未及聖人者何。衆人未對。先生曰：子路所言只爲對著一箇不與朋友共做之而有憾在。顏子所言只爲對著一箇伐善施勞在。非如孔子之言皆是循其理之當然。初無待乎有所懲創也。子路之志譬如一病人之最重者。當其既甦則曰：吾當謹其飲食起居也。顏子之志亦如病之差輕者。及其既甦則曰：吾當謹其動靜語默也。夫飲食

起居動靜語默之知所謹。蓋由不知謹者爲之對也。曾不若一人素能謹護調攝。渾然無病。問其所爲。則不過曰：飢則食而渴則飲也。此二子之所以異於聖人也。閔祖錄云：子路顏淵夫子言志。伊川諸說固皆至當。然二子之所以異於夫子者。更有一意無憾對憾而言也。無伐無施對伐施而言也。二子日前想亦未免此病。今方不然。如人病後始願不病。故有此言。如夫子則更無懲創不假脩爲。此其所以異也。子路有濟人利物之心。顏子有平物我之心。夫子有萬物得其所之心。

亞夫問子路言志處。曰：就聖人上看。便如日出而燭

火息。雖無伐善無施勞之事。皆不必言矣。就顏子
上看。便見得雖有車馬衣裘共做之善。既不伐不
施。却不當事了。不用如子路撓著力去做。子路雖
不以車馬輕裘爲事。然畢竟以此爲一件功能。此
聖人大賢氣象。所以不同也。

問顏淵季路夫子言志。曰。今學者只從子路比上去。
不見子路地位煞高。是上面有顏子底一層。見子
路低了。更有夫子一層。又見顏子低了。學者望子
路地位。如何會做得他底。他這氣象煞大。不如是
何以爲聖門高弟。

問願聞子之志。雖曰比子路顏子分明氣象不同。然
觀曾點言志一段。集注盛贊其雖答言志之問。而
初實未嘗言其志之所欲爲。以爲曾點但知樂所
樂。而無一豪好慕之心。作爲之想。然則聖人殆不
及曾點耶。曰。聖人所言。雖有及物之意。然亦莫非
循其理之自然。使物各得其所而已。不勞焉。又何
害於天理之流行哉。蓋曾點所言。却是意思。聖人
所言。盡是事實。

問老者安之云云。一說安者安我也。恭父謂兩說只一意。先生曰。語意向背自不同。賀孫云。若作安老者說。方是做去。老者安我說。則是自然如此了。曰。然。因舉史記魯世家及漢書地理志云。魯道之衰。洙泗之間。斷斷如也。謂先魯盛時。少者代老者負荷。老者即安之。到後來。少者亦知代老者之勞。但老者自不安於役。少者故道路之間。只見遜讓。故曰斷斷如也。注云。分辯之意也。

問仲由何以見其求仁。曰。他人於微小物事。尚戀戀不肯捨。仲由能如此。其心廣大而不私已矣。非其意在於求仁乎。

問觀子路顏子孔子之志。皆是與物共者也。纔與物共。便是仁。然有小大之別。子路求仁者也。顏子不違仁者也。孔子安仁者也。求仁者。是有志於此理。故其氣象高遠。可以入道。然猶自車馬輕裘上做工夫。顏子則就性分上做工夫。能无私其已。可謂仁矣。然未免於有意。只是不違仁氣象。若孔子。則不言而行。不爲而成。渾然大理流行而不見其迹。

此安仁者也。曰說得也穩。大凡人有已則有私。子路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。其志可謂高遠。然猶未離這軀殼裏。顏子不伐其善。不張大其功。則高於子路。然願無伐善無施勞。便是猶有此心。但願無之而已。是一半出於軀殼裏。孔子則離了軀殼。不知那箇是已。那箇是物。凡學學此而已。

伊川令學者看聖賢氣象。曰要看聖賢氣象則甚。且如看子路氣象。見其輕財重義如此。則其胷中鄙吝消了幾多。看顏子氣象。見其無伐善無施勞如

此則其胷中好施之心消了幾多。此二事誰人胷中無。雖顏子亦只願無。則其胷中亦尚有之。聖人氣象雖非常人之所可能。然其如天底氣象亦須知常以是涵養於胷中。又云亦須看子路所以不及顏子處。顏子所以不及聖人處。吾所以不及賢者處。却好做工夫。以上語類十六條

已矣乎章

問程子曰。自訟不置。能無改乎。又曰。罪已責躬不可無。然亦不當長畱在心。胷爲悔。今有學者幸知自

訟矣。心胷之悔。又若何而能不畱耶。曰。改了便無悔。又問。已往之失。却如何。曰。自是無可救了。

時可問伊川云。自訟不置。能無改乎。譬如人爭訟。一訟未決。必至於再。必至於三。必至於勝而後已。有過則亦必當攻責不已。必至於改而後已。曰。伊川怕人有過。只恁地訟了便休。故說教著力。看來世上也自有入徒恁地訟。訟了便休。只看有多少事來。今日又恁地自訟。明日又恁地自訟。今年又恁地自訟。明年又恁地自訟。看來依舊不曾改變。只

是舊時人。他也只知箇自訟是好事。只是不誠於

自訟。

以上語類二條

十室之邑章

或問美底資質固多。但以聖人爲生。知不可學。而不知好學。曰。亦有不知所謂學底。如三家村裏有好資質底人。他又那知所謂學。又那知聖人如何是聖人。又如何是生知。堯如何是堯。舜如何是舜。若如此。則亦是理會不得底了。語類

淵鑒齋

御纂朱子全書卷十四

論語五

雍也第六

雍也可使南面章

仲弓見聖人稱之。故因問子桑伯子如何。想見仲弓平日也疑這人。故因而發問。夫子所謂可也者。亦是連上面意思說也。仲弓謂居敬而行簡。固是居敬後自然能簡。然亦有居敬而不行簡者。蓋居敬

則凡事嚴肅。却要亦以此去律事。凡事都要如此。此便是居敬而不行簡也。

行夫問子桑伯子曰。行簡只就臨民上說。此段若不
得伸弓下面更問一問。人只道可也簡便道了。也
是利害。故夫子復之曰。雍之言然。這亦見伸弓地
步煞高。是有可使南面之基。亦見得他深沈詳密
處。論來簡已是好資稟。較之煩苛瑣細。使人難事。
亦煞不同。然是居敬以行之方好。以上語類二條
問可也簡。可者。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。上句可使南

面。亦有可字。此可字。乃實許之。與下可字意不同。
不審以何別之。曰。可字單稱。與下文有所指者不

同。答陳安卿文集

問注言自處以敬。則中有所主而自治嚴。程子曰。居
敬則心中無物。故所行自簡。二說不相礙否。先生
問如何。曰。看集註是就本文說。伊川就居簡處發
意。曰。伊川說有未盡。

居敬行簡。是有本領底簡。居簡行簡。是無本領底簡。
程子曰。居敬則所行自簡。此是程子之意。非伸弓

本意也。

胡叔器問居敬則心中無物而所行自簡。此說如何。曰。據某看。居敬而行簡。以臨其民。他說而行簡。以臨民。則行簡自是一項。這而字是別喚起。今固有居敬底人。把得忒重。却反行得煩碎底。今說道居敬。則所行自簡。恐却無此意。臨下以簡。御衆以寬。簡自別是一項。只是揀那緊要底來行。又問看簡字。也有兩樣。曰。只是這箇簡。豈有兩樣。又曰。看他諸公所論。只是爭箇敬字。

問伊川說居敬則心中無物而自簡。意覺不同。曰。是有些子差。但此說自不相害。若果能居敬。則理明心定。自是簡。這說如一箇物相似。內外都貫通行。簡是外面說。居敬自簡。又就裏面說。看這般所在。固要知得與本文少異。又要知得與本文全不相妨。

問仲弓問子桑伯子章。伊川曰。內主於敬而簡。則爲要直。內存乎簡。則爲疎略。仲弓可謂知旨者。但下文曰。子桑伯子之簡。雖可取。而未盡善。故夫子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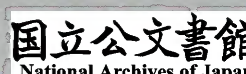
可也。恐未必如此。可也。簡止以其簡爲可爾。想其
他有未盡善。特有簡可取。故曰可也。游氏曰。子桑
伯子之可也。以其簡。若主之以敬而行之。則簡爲
善。楊氏曰。子桑伯子爲聖人之所可者。以其簡也。
夫主一之謂敬。居敬則其行自簡。但下文簡而廉
一句。舉不甚切。今從伊川游氏楊氏之說。伊川第
二第三說。皆曰居簡行簡。乃所以不簡。先有心於
簡。則多却一簡。恐推說太過。旣曰疎略。則太簡可
知。不必云多却一簡。如所謂乃所以不簡。皆太過。

范氏曰。敬以直內。簡以臨人。故堯舜脩己以敬。而
臨下以簡。恐敬簡不可太分說。居字只訓主字。若
以爲主之敬而行之簡。則可。以爲居則敬而行則
簡。則不可。若云脩己臨下。則恐分了。仲弓不應下
文。又總說以臨其民也。又曰。子桑伯子。其處已亦
若待人。據夫子所謂可也簡。乃指子桑伯子說。仲
弓之言。乃發明簡字。恐非以子桑伯子爲居簡行
簡也。尹氏亦曰。以其居簡。故曰可也。亦范氏之意。
呂氏以爲引此章以證前章之說。謝氏以爲因前

章以發此章之問。皆是旁說。然於正說亦無妨。謝氏又曰。居敬而行簡。舉其大而略其細。於敬字上。不甚切。不如楊氏作主一而簡自見。曰可也。簡當從伊川說。剩却一簡字。正是解太簡之意。乃所以不簡之說。若解文義。則誠有剩語。若以理觀之。恐亦不爲過也。范固有不密處。然敬簡自是兩事。以伊川語思之。可見。據此文及家語所載。伯子爲人亦誠有太簡之病。謝氏因上章而發明之。說是。以上語類五條

哀公問弟子章

問不遷怒。此是顏子與聖人同處否。曰。聖人固是不遷怒。然不遷字。在聖人分上說便小。在顏子分上說便大。蓋聖人合下自是無那遷了。不著說不遷。才說似猶有商量在。若堯舜則無商量了。是無了。何遷之有。何不遷之有。內有私意。而至於遷怒者。志動氣也。有爲怒氣所動而遷者。氣動志也。伯恭謂不獨遷於他人爲遷。就其人而益之便是遷。此却是不中節。非遷也。



或問顏子不貳過。曰。過只是過。不要問他是念慮之過。與形見之過。只消看他。不貳處。既能不貳。便有甚大底罪過。也。自消磨了。

不遷怒。不貳過。一以爲克己之初。一以爲用功之處。曰。自非禮勿視聽言動。積習之久。自見這箇意思。問學顏子。當自不遷怒。不貳過。起曰。不然。此是學已成處。又問如此。當自四勿起。曰。是程子云。顏子事斯語。所以至於聖人。後之學者。宜服膺而勿失也。看文字。且須平帖看他意。緣他意思。本自平帖。如夜

來說。不遷怒。不貳過。且看不遷。不貳。是如何。顏子到這裏。直是渾然。更無些子渣滓。不遷怒。如鏡懸水止。不貳過。如冰消凍。釋如三月不違。又是已前事。到這裏。已是渾淪。都是道理。是甚次第。問過。容是指已前底說否。曰。然。問過。是逐事上見得如何。曰。固是逐事上見。也不是今日有這一件不是。此後更不做。明日又是那一件不是。此後更不做。只顏子地位高。纔見一不善不爲。這一番改時。其餘是這一套。須頓消了。當那時。須頓進一番。他聞一

知十。觸處貫通。他覺得這一件過。其餘若有千頭萬緒。是這一番一齊打併掃斷了。曰。如此看不貳過。方始見得是三月不違以後事。曰。只這工夫源頭。却在非禮勿視。非禮勿聽。非禮勿言。非禮勿動上面。若是不遷怒時。更無形迹。但初學如何須要教他不遷怒。不貳過得。這也便要如此不得。只是克己工夫。孔子不以告其他門人。却獨以告顏子。可見是難事。不是顏子擔當不得這事。其他人也只逐處教理會。道無古今。且只將克己事。時時就

身已檢察。下梢也便會到不遷怒不貳過地位。是亦顏子而已。須是子細體認他工夫是如何。然後看他氣象是如何。方看他所到地位是如何。

問前夜承教。以不遷怒不貳過。乃顏子極至處。又在三月不違仁之後。據賀孫看。若不貳。是逐事不貳。不是體統說。而三月不違。乃是統說。前後淺深。殊有未曉。曰。不須泥這般所在。某那夜是偶然說如此。實亦不見得甚淺深。只一箇是死後說。一箇是在生時說。讀書且要理會要緊處。如某舊時專揀

切身要緊處理會。若偏旁有窒礙處。只恁地且放下。如看這一章。只認取不遷怒不貳過。意思是如何。自家合如何。便是會做工夫。

敬之問顏子不遷怒不貳過。莫只是靜後能如此否。曰。聖賢之意不如此。如今卒然有箇可怒底事在眼前。不成說且教我去靜。蓋顏子只是見得箇道理透。故怒於甲時。雖欲遷於乙。亦不可得而遷也。見得道理透。則既知有過。自不復然。如人錯喫烏喙。才覺了。自不復喫。若專守虛靜。此乃釋老之謬。

學將來和怒也無了。此成甚道理。聖賢當怒自怒。但不遷耳。見得道理透。自不遷不貳。所以伊川謂顏子之學。必先知諸心知所往。然後力行以求至。蓋欲見得此道理透也。立之因問明道云。能於怒時。遽忘其怒。而觀理之是非。又是怎生。曰。此是明道爲學者理未甚明底說。言於怒時。且權停閣這怒。而觀理之是非。少閒自然見得當怒不當怒。蓋怒氣易發難制。如水之澎湃。能權停閣這怒。則如水漸漸歸港。若顏子分上。不消恁地說。只見得理。

明。自不遷不貳矣。

問顏子不遷怒。先生因語余先生宋傑云。怒是箇難克治底。所謂怒逆德也。雖聖人之怒。亦是箇不好底事物。蓋是惡氣感得恁地。某尋常怒多極長。如公性寬怒少。亦是資質好處。

問顏子不遷怒。不貳過。曰。看程先生顏子所好何學論。說得條理。只依此學。便可以終其身也。立之因問先生前此云。不遷怒貳過。是克已復禮底效驗。今又以爲學卽在此。何也。曰。爲學是總說。克已復

禮。又是所學之目也。

其本也。真而靜。其未發也。五性具焉。五性便是真。未發時便是靜。只是疊說。

聖人無怒。何待於不遷。聖人無過。何待於不貳。所以不遷不貳者。猶有意存焉。與願無伐善無施勞之意同。猶今人所謂願得不如此。是固嘗如此。而今且得其不如此也。此所謂守之。非化之也。

文振再說顏子好學一章。因說程先生所作好學論。曰。此是程子二十歲時。已做得這文好。這箇說話。

便是所以爲學之本。惟知所本，然後可以爲學。若不去大本上理會，只恁地茫茫然，却要去文字上求，恐也未得。以上語類十三條

子華使於齊章

子升問冉子請粟。聖人不與之辨，而與之益之。曰：聖人寬洪，可以與，可以無與，與之亦無害，但不使傷惠耳。

冉子與之粟五秉。聖人亦不大段責他，而原思辭祿。又謂與爾鄰里鄉黨，看來聖人與處却寬。

張子曰：於斯二者，可見聖人之用財。雖是小處，也莫不恰好，便是一以貫之處。以上語類三條

問原思爲之宰，疑亦以類相從，而別爲一章。曰：此類亦多分得不同。如仲弓子桑、顏淵子路，不會分。子賤子貢，回也冉求，却分了。蓋一時失於點對，然非大義所繫，不能易也。要之不若皆析爲二，乃佳。趙答

子謂仲弓章

問此章前後作用，人不以世類。南軒以仲弓言焉，知

賢才之故。故孔子教之用人。此說牽合。然亦似有理。脈曰。橫渠言大者苟立。雖小未純。人所不棄也。今欽夫此說無他。只是要回互。不欲說仲弓之父不肖耳。何不虛心平氣與他看。古人賢底自賢。不肖底自不肖。稱其賢。可以爲法。語其不肖。可以爲戒。或曰。恐是因仲弓之父不肖而微其辭。曰。聖人已是說了。此亦何害。大抵人被人說惡不妨。但要能改過。過而能改。則前愆頓釋。昔日是箇不好底人。今日有好事。自不相干。何必要回互。然又要除

却曰字。此曰字。留亦何害。如子謂顏淵曰。吾見其進也。不成是與顏淵說。况此一篇。大率是論他人。不必是與仲弓說也。只蘇氏却說此乃論仲弓之德。非是與仲弓言也。語類

子曰回也章

問三月不違仁。曰。仁與心本是一物。被私欲一隔。心便違仁去。却爲二物。若私欲旣無。則心與仁便不相違。合成一物。心猶鏡。仁猶鏡之明。鏡本來明。被塵垢一蔽。遂不明。若塵垢一去。則鏡明矣。顏子三

箇月之久無塵垢。其餘人或日一次無塵垢。少間又暗。或月一次無塵垢。二十九日暗。亦不可知。問三月不違仁。三月後亦有違否。曰。畢竟久亦有閒斷。曰。這閒斷亦甚微否。曰。是。如不貳過。過便是違仁。非禮勿視聽言動四句。照管不到。便是過。

問日月至焉。曰。日至。是一日一次至此。月至。是一月一次至此。言其疎也。閒時都思量別處。又問思量事不到不好。然却只是閒事。如何。曰。也不是。視便要思明。聽便思聰。總思量便要在正理上。如何可

及閒事

問如何是日至月至。曰。某舊說。其餘人有一日不違仁。有一月不違仁者。近思之。一日不違仁。固應有之。若一月不違。似亦難得。近得一說。有一日一番見得到。有一月一番見得到。比之。一日猶勝如一月之遠。若顏子方能三月不違。天理純然。無一毫私僞閒雜。夫子所以獨稱之。

顏子三月不違。只是此心常存。無少閒斷。自三月後。却未免有豪髮私意閒斷在。但顏子纔閒斷便覺。



當下便能接續將去。雖當下便能接續。畢竟是會
閒斷來。若無這些子。却便是聖人也。日月至焉。看
得來。却是或一日一至。或一月一至。這亦難說。今
人若能自朝至暮。此心洞然。表裏如一。直是無纖
豪私意閒斷。這地位豈易及。惟實會去下工夫。方
自見得。橫渠內外賓主之說極好。三月不違。那箇
是主人。是長在家裏坐底。三月後。或有一番出去。
却便會歸來。日月至焉。那箇是客。是從外面到底。
然亦是徹底會到一番。却不是髣髴見得箇恁地。
或日一到這裏。或月一到這裏。便又出去。以月較
日。又疎到了。

問如今之學者。一日是幾遍存省。當時門人。乃或日
一至焉。或月一至焉。不應如是疎略。恐仁是渾然
天理。無纖豪私欲處。今日之學者。雖曰存省。亦未
到這境界。他孔門弟子至。便是至境界否。曰。今人
能存得。亦是這意思。但觸動便不得。被人叫一聲。
便走了。他當那至時。應事接物都不差。又不知至
時久近如何。那裏煞有曲折。日至者。却至得頻數。

恐不甚久。月至者。或旬日。或一二日。皆不可知。又問橫渠云云。文蔚竊謂三月不違者。天理爲主。人欲爲賓。日月至焉者。人欲爲主。天理爲賓。學者工夫。只得勉勉循循。以克人欲存天理爲事。其成與不成。至與不至。則非我可必矣。曰。是如此。

至之問橫渠言始學之要。當知三月不違。止過此幾非在我者。曰。且以屋喻之。三月不違者。心常在內。雖閒或有出時。然終是在外不穩。便纔出即便入。蓋心安於內。所以爲主。日月至焉者。心常在外。雖

閒或有入時。然終是在內不安。纔入即便出。蓋心安於外。所以爲賓。日月至者。一日一至此。月至者。一月一至此。自外而至也。不違者。心常存。日月至者。有時而存。此無他。知有至未至。意有誠未誠。知至矣。雖驅使爲不善。亦不爲。知未至。雖軋勒使不爲。此意終迸出來。故貴於見得透。則心意勉勉循循。自不能已矣。過此幾非在我者。猶言過此以往。未之或知。言過此則自家著力不得。待他自長進去。又曰。三月不違之違。猶白中之黑。日月至焉之至。

朱子之書卷十四
猶黑中之白。今須且將此一段。反復思量。渙然冰釋。怡然理順。使自會淪肌浹髓。夫子謂君子上達。小人下達。只在這些子。若拗不轉。便下達去了。又曰。此正如誠意章相似。知善之可好。而好之極其篤。知不善之可惡。而惡之極其深。以至於慊快充足。方始是好處。

問三月不違仁。先生曰。如何是心。如何是仁。曰。心是知覺底。仁是理。曰。耳無有不聰。目無有不明。心無有不仁。然耳有時不聰。目有時不明。心有時不仁。

問莫是心與理合而爲一。曰。不是合。心自是仁。然私欲一動。便不仁了。所以仁。人心也。學理會甚麼事。只是理會這些子。又問張子之說。莫是三月不違者。是仁常在內。常爲主。日月至焉者。是仁常在內。常爲賓。曰。此倒說了。心常在內。常爲主。心常在內。常爲客。如這一間屋。主常在此居。客雖在此。不久著去。問如此。則心不違仁者。是心在仁內。曰。不可言心在仁內。略略地是恁地意思。又曰。便是難說。問過此幾非在我者。如何。曰。不用著力。如決江

河水至而舟自浮。如說學。只說到說處住。以上不用說。至說處。則自能尋將上去。不到說處。是不會時習。時習則相將自然說。

三月不違仁。是在屋底下做得主人多時。日月至焉。是有時從外面入來屋子底下。橫渠所謂內外賓主之辨者是也。又曰。學者須是識得屋子是我底始得。

張子言勉勉循循而不能已。須是見得此心自不能已。方有進處。過此幾非在我。謂過三月不違。非工夫所能及。如末由也已。真是著力不得。又云。勉勉循循之說。須是真箇到那田地。實知得那滋味。方自不能已。要住不得。自然要去。過此幾非在我。言不由我了。如推車子相似。才著手推動輪子了。自然運轉不停。如人喫物。既得滋味。自然愛喫。日月至焉者。畢竟也是會到來。但不久耳。

問三月不違仁。伊川舉得一善則拳拳服膺。仁乃全體。何故以善稱。曰。仁是合衆善。一善尚不棄。况萬善乎。

問不違仁。是此心純然天理。其所得在內。得一善則服膺而弗失。恐是所得在外。曰。得一善則服膺弗失。便是三月不違仁處。又問是如何。曰。所謂善者。卽是收拾此心之理。顏子三月不違仁。豈直恁虛空湛然。常閉門合眼靜坐。不應事。不接物。然後爲不違仁也。顏子有事亦須應。須飲食。須接賓客。但只是無一豪私欲耳。

問伊川謂日月至焉。與久而不息者。所見規模雖略相似。其意味迥別。看來日月至與不息者。全然別。

伊川言略相似。何也。曰。若論到至處。却是與久而不息底一般。只是日月至者。至得不長久。不息者。

純然無閒斷。以上語類十三條

季康子問仲由章

問謝氏三子於克已獨善。雖季氏亦知其有餘之說。曰。世閒固有一種號爲好人。然不能從政者。但謝氏言克已獨善。說得太重。當云脩己自好可也。語類

賢哉回也章

問顏子樂處。恐是工夫做到這地位。則私意脫落。天

理洞然。有箇樂處否。曰。未到他地位。則如何。便能
知得他樂處。且要得就他實下工夫處做。下梢亦
須會到他樂時節。

問顏子不改其樂。是私欲既去。一心之中。渾是天理
流行。無有止息。此乃至富至貴之理。舉天下之物。
無以尚之。豈不大有可樂。曰。周子所謂至富至貴。
乃是對貧賤而言。今引此說。恐淺。只是私欲未去。
如口之於味。耳之於聲。皆是欲。得其欲。卽是私欲。
反爲所累。何足樂。若不得其欲。只管求之。於心亦

不樂。惟是私欲既去。天理流行。動靜語默。日用之
閒。無非天理。胸中廓然。豈不可樂。此與貧窶。自不
相干。故不以此而害其樂。直卿云。與浩然之氣如
何。曰。也是此意。但浩然之氣。說得較粗。又問說樂
道便不是。是如何。曰。才說樂道。只是冒罩說。不曾
說得親切。又云。伊川所謂其字當翫味。是如何。曰。
是元有此樂。又云。見其大則心泰。周子何故就見
上說。曰。見便是識此味。

問不改其樂。與樂在其中矣。二者輕重如何。曰。不要

去孔顏身上問。只去自家身上討。

子善謂夫子之樂。雖在飯蔬食飲水之中而忘其樂。顏子不以簞瓢陋巷改其樂。是外其簞瓢陋巷。曰。孔顏之樂。大綱相似。難就此分淺深。唯是顏子止說不改其樂。聖人却云樂亦在其中。不改字上。恐與聖人略不相似。亦只爭些子。聖人自然是樂。顏子僅能不改。如云得與不失。得是得了。若說不失。亦只是得。但說不失。則僅能不失耳。終不似得字。是得得穩。此亦有內外賓主之意。或問與不違仁

如何。曰。僅能不違。

聖人之樂。且粗言之。人之生。各具此理。但是人。不見此理。這裏都黑宰宰地。如猫子狗兒相似。飢便求食。困便思睡。一得富貴。便極聲色之娛。窮四體之奉。一遇貧賤。則憂戚無聊。所謂樂者。非其所可樂。所謂憂者。非其所可憂也。聖人之心。直是表裏精粗。無不昭徹。方其有所思。都是這裏流出。所謂德盛仁熟。從心所欲。不踰矩。莊子所謂人貌而天。蓋形骸雖是人。其實是一塊天理。又焉得而不樂。又

日。聖人便是一片赤骨立底天理。顏子早是有箇物包裹了。但其皮薄。剝去容易。聖人一爲指出。這天理。這是人欲。他便洞然都得了。

問顏子樂處。曰。顏子之樂。亦如曾點之樂。但孔子只說顏子是恁地樂。曾點却說許多樂底事來。點之樂。淺近而易見。顏子之樂。深微而難知。點只是見得如此。顏子是工夫到那裏了。從本原上看方得。問程子云。周茂叔令尋顏子仲尼樂處。所樂何事。竊意孔顏之學。固非若世俗之著於物者。但以爲孔

顏之樂。在於樂道。則是孔顏與道。終爲二物。要之孔顏之樂。只是私意淨盡。天理昭融。自然無一豪係累耳。曰。然。但今人說樂道。說得來淺了。要之說樂道亦無害。道夫曰。觀周子之問。其爲學者甚切。曰。然。頃之復曰。程子云。人能克己。則心廣體胖。仰不愧。俯不怍。其樂可知。有息則餒矣。

問濂溪。教程子尋孔顏樂處。蓋自有其樂。然求之亦甚難。曰。先賢到樂處。已自成就向上去了。非初學所能求。况今之師。非濂溪之師。所謂友者。非二程

之友。所以說此事却似莽廣。不如且就聖賢著實
用功處求之。如克己復禮。致謹於視聽言動之間。
久久自當純熟。充達向上去。

鮮于侁言顏子以道爲樂。想侁必未識道是箇何物。
且如此莽莽對。故伊川答之如此。

問昔鄒道卿論伊川所見極高處。以爲鮮于侁問於
伊川曰。顏子不改其樂。不知所樂者何事。伊川曰。
尋常道顏子所樂者何事。曰。不過說顏子所樂者
道。伊川曰。若有道可樂。便不是顏子。豈非顏子工

夫至到。道體渾然與之爲一。顏子之至樂。自默存
於心。人見顏子之不改其樂。而顏子不自知也。曰。
正謂世之談經者。往往有前所說之病。本卑而抗
之使高。本淺而鑿之使深。本近而推之使遠。本明
而必使之至於晦。且如伊尹耕於有莘之野。由是
以樂堯舜之道。未嘗以樂道爲淺也。直謂顏子爲
樂道。有何不可。以上語類十條

非不說子之道章

伊川曰。冉求言非不說子之道。力不足也。夫子告以

爲學爲已。未有力不足者。所謂力不足者。乃中道而自廢耳。今汝自止。非力不足也。自廢與自止。兩自字意不同。自廢則罪不在已。謝氏曰。欲爲而不能爲。是之謂力不足。能爲而不欲爲。是之謂畫。以畫爲力不足。其亦未知用力與。使其知所以用力。豈有力不足者。其亦未知說夫子之道與。使其知說夫子之道。豈肯畫也。第十一章凡六說。伊川謝氏之說。范氏楊氏之說亦正。但無甚緊切處。呂氏發明伊川之說。以中道而廢作不幸字。甚親切。廢字作足。廢太鑿。

不知伊川只上一自字便可見。尹氏用伊川之說。但於廢字上去一自字。便覺無力。曰。伊川兩自字。恐無不同之意。觀其上文云。未有力不足者。則是所謂力不足者。正謂其人自不肯進爾。非真力不足也。此說自與本文不合。而來說必令牽合爲一。故失之耳。謝氏與伊川不同。却得本文之意。語類

子謂子夏曰章

問女爲君子儒。無爲小人儒。君子於學。只欲得於已。小人於學。只欲見知於人。曰。今只就面前看。便見

君子儒小人儒同爲此學者也。若不就已分上做工夫。只要說得去。以此欺人。便是小人儒。

問謝氏說子夏之學雖有餘。意其遠者大者或昧焉。子張篇中載子夏言語如此。豈得爲遠者大者或昧。曰。上蔡此說。某所未安。其說道子夏專意文學。未見箇遠大處。看只當如程子君子儒爲已。小人儒爲人之說。問或以夫子教子夏爲大儒。毋爲小儒。如何。曰。不須說子夏是大儒小儒。且要求箇自家使處。聖人爲萬世立言。豈專爲子夏設。今看此

處。正要見得箇義與利分明。人多於此處含糊去了。不分界限。君子儒上達。小人儒下達。須是見得分曉始得。人自是不覺察耳。今自道已會讀書。看義理。做文章。便道別人不會。自以爲說得行。便謂強得人。此便是小人儒。豪釐間便分君子小人。豈謂子夏決不如此。問五峯言天理人欲同體而異用。同行而異情。先生以爲同體而異用。說未穩。是。否。曰。亦須是實見此句可疑始得。以上語類二條

子游爲武城宰章

問楊氏曰。為政以人才為先。如子游為武城宰。縱得人將焉用之。似說不通。曰。古者士人為吏。恁地說也說得通。更為政而得人講論。此亦為政之助。恁地說也說得通。

問集註取楊氏說云。觀其二事之小。而正大之情可見矣。曰。看這氣象。便不恁地猥碎。問非獨見滅明如此。亦見得子游胸懷也。恁地開廣。故取得這般人。曰。子游意思高遠。識得大體。以上語類二條

孟之反不伐章

立之問此章。曰。人之矜伐。都從私意上來。才有私意。便有甚好事也。做不得。孟之反不伐。便是克伐不行。與顏子無伐善施勞底意思相似。雖孟之反別事未知如何。只此一節。便可為法。人之私意多端。聖人所以言此者。正提起與人看。使人知所自克也。語類

不有祝鮀之佞章

第十五章凡七說。伊川三說今從伊川此說。伊川第二第三說。呂范尹之說。皆一意。與伊川第一說同。范氏

日有朝之令色。無鮀之巧言。猶難免於當世。據范氏主意。乃在疾時之奸佞。故曰。猶難免於當世。非加一猶字。則其說不通。文意恐不如此。謝氏曰。善觀世之治亂者如此。乃推說。侯氏曰。而字疑為不字說。恐未必是文錯。或文勢如此。曰。當從伊川說。

類語

誰能出不由戶章

問呂氏曰。出而不能不由戶。則何行而非達道也哉。楊氏曰。道無適而非也。孰不出斯乎。猶之出必由

戶也。百姓日用而不知耳。尹氏曰。道不可離。可離非道。猶出入必由戶也。第十六章凡六說。今從呂楊尹之說。伊川范氏謝氏皆正。但伊川事必由其道一句未粹。范謝說稍寬。曰。此言人不能出不由戶。何故却行不由道。怪而歎之之辭也。伊川雖不如此說。然事必由其道一句。不見其失。不可輕議。更宜思之。類語

質勝文則野章

史掌文籍之官。如二公及王。乃問諸史。并周禮諸屬。

各有史幾人。如內史御史。皆掌文籍之官。秦有御史大夫。亦掌制度文物者也。

夫子言文質彬彬。自然停當恰好。不少了些子意思。若子貢文猶質質猶文。便說得偏了。以上語類二條

人之生也直章

天地生生之理只是直。纔直便是有生生之理。不直則是枉天理。宜其屈折也。而亦得生。是幸而免耳。如木方生。須被折了。便不直。多應是死。到得不死。幸然如此。

人之生也直。如饑食渴飲。是是非非。本是白直。自無許多周遮。如敬以直內。只是要直。又曰。只看生理本直四字。如見孺子入井。便自有怵惕之心。見不義底事。便自有羞惡之心。是本有那箇當爲之理。若是內交要譽。便是不直。

罔。只是脫空作僞。做人不誠實。以非爲是。以黑爲白。如不孝於父。却與人說我孝。不弟於兄。却與人說我弟。此便是罔。據此等人。合當用死。却生於世。是幸而免耳。生理本直。如耳之聽。目之視。鼻之臭。口

之言。心之思。是自然用如此。若纔去這裏著些屈曲支離。便是不直矣。又去。凡人解書。只是這一箇粗近底道理。不須別爲高遠之說。如云不直。只是這箇不直。却云不是這箇不直。別有箇不直。此却不得。所謂淺深者。是人就這明白道理中。見得自有粗細。不可說這說是淺底。別求一箇深底。若論不直。其粗至於以鹿爲馬。也是不直。其細推至一念之不實。惡惡不如。惡惡臭。好善不如。好好色。也是不直。只是要人自就這箇粗說底道理中。看得

越向裏來教細耳。不是別求一搗深遠之說也。以上

語類
三條

中人以上章

叔器問中人上下。是資質否。曰。且不粧定恁地。或是他工夫如此。或是他資質如此。聖人只說中人以上。中人以下時。便都包得在裏面了。聖人說中人以下。不可將那高遠底說與他。怕他時下無討頭處。若是就他地位說時。理會得一件。便是一件。庶幾漸漸長進。一日強似一日。一年強似一年。不知

不覺便也解到高遠處。

正淳問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。是使之下學而未可語以上達否。曰。如此則下學上達。分而爲二事矣。况上達亦如何說得與他。須是待他自達。此章只是說智識未理會得此義理者。語之無益爾。

或問此一段。曰。正如告顏淵以克己復禮。告仲弓以持敬行恕。告司馬牛以言之訥。蓋清明剛健者。自是一樣。恭默和順者。自是一樣。有病痛者。自是一樣。皆因其所及而語之也。以上語類三條

樊遲問知章

問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。諸家皆作兩事說。曰。此兩句恐是一意。民者人也。義者宜也。如詩所謂民之秉彝。卽人之義也。此則人之所宜爲者。不可不務也。此而不務。而反求之幽冥不可測識之間。而欲避禍以求福。此豈謂之智者哉。先難後獲。卽仲舒所謂仁人明道不計功之意。呂氏說最好。辭約而義甚精。

問敬鬼神而遠之。莫是知有其理。故能敬。不爲他所

惑。故能遠。曰。人之於鬼神。自當敬而遠之。若見得那道理分明。則須著如此。如今人信事浮屠以求福利。便是不能遠也。又如卜筮。自伏羲堯舜以來。皆用之。是有此理矣。今人若於事有疑。敬以卜筮決之。有何不可。如義理合當做底事。却又疑惑。只管去問於卜筮。亦不能遠也。蓋人自有人道所當爲之事。今若不肯自盡。只管去諂事鬼神。便是不智。因言夫子所答樊遲問仁智一段。正是指中間一條正當路。與人人所當做者。却不肯去做。才去做時。又便生箇計獲之心。皆是墮於一偏。人能常以此提撕。則心常得其正矣。

問程子說鬼神。如孔子告樊遲。乃是正鬼神。如說今人信不信。又別是一項。如何滾同說。曰。雖是有異。然皆不可不敬遠。

只是我合做底事。便自做將去。更無下面一截。才有計獲之心。便不是了。以上語類四條

知者樂水章

知者樂水。仁者樂山。不是兼仁知而言。是各就其一

體而言。如仁者見之謂之仁。知者見之謂之知。人傑問樂字之義。釋曰。喜好。是知者之所喜。好在水。仁者之所喜。好在山。否曰。且看水之爲體。運用不窮。或淺或深。或流或激。山之安靜篤實。觀之儘有餘味。某謂如仲尼之稱水曰。水哉水哉。子在川上曰。逝者如斯夫。皆是此意否。舊看伊川說。非體仁知之深者。不能如此形容之。理會未透。自今觀之。真是如此。曰。不必如此沉濫。且理會樂山樂水。直看得意思窮盡。然後四旁莫不貫通。苟先及四旁。却終至於與本說都理會不得也。

惟聖人兼仁知。故樂山樂水皆兼之。自聖人而下。成就各有偏處。

問仁知動靜之說。與陰陽動靜之說同否。曰。莫管他陽動陰靜。公看得理又過了。大抵看理。只到這處便休。又須得走過那邊看。便不是了。然仁主於發生。其用未嘗不動。而其體却靜。知周流於事物。其體雖動。然其用深潛縝密。則其用未嘗不靜。其體用動靜雖如此。却不須執一而論。須循環觀之。蓋

仁者一身。渾然全是天理。故靜而樂。山且壽。壽是悠久之意。知者周流事物之間。故動而樂。水且樂。樂是處得當理而不擾之意。若必欲以配陰陽。則仁配春。主發生。故配陽動。知配冬。主伏藏。故配陰靜。然陰陽動靜。又各互為其根。不可一定求之也。此亦在學者默而識之。

仁者靜。或謂寂然不動為靜。非也。此言仁者之人。雖動亦靜也。喜怒哀樂。皆動也。仁者之人。豈無是數者哉。蓋於動之中。未嘗不靜也。靜謂無人欲之紛

擾。而安於天理之當然耳。若謂仁有靜而不動。則知亦常動而不靜乎。

知。便有箇快活底意思。仁。便有箇長遠底意思。故曰。

知者樂。仁者壽。

以上語類五條

齊一變至於魯章

行。父問齊一變至魯。魯一變至道。曰。太公之封於齊也。舉賢而尚功。周公曰。後世必有篡弑之臣。周公治魯。親親而尊尊。太公曰。後世寢微矣。齊自太公初封。已自做得不大段好。至後威公管仲出來。乃

大變亂拆壞一番。魯雖是衰弱不振。元舊底却不
大段改換。欲變齊。則須先整理了已壞底了。方始
如魯。方可以整頓起來。這便隔了一重。變魯。只是
扶衰振弱而已。若論魯如左傳所載。有許多不好
事。只是恰不曾被人拆壞。恰似一間屋。魯只如舊
弊之屋。其規模只在齊。則已經拆壞了。這非獨是
聖人要如此損益。亦是道理合當如此。語類

觚不觚章

古人之器多有觚。如酒器。便如今花瓶中閒有八角

者。木簡是界方而六面。卽漢所謂操觚之士者也。
今淮上無紙。亦用木寫字教小兒讀。但却圓了。所
謂觚不觚。古人所以恁地方時。緣是頓得穩。語類

井有仁焉章

問可欺。是繼可逝而言。不可罔。是繼不可陷而言否。
曰。也是如此。但可逝不可陷。是就這一事說。可欺
不可罔。是總說。不特此事如此。他事皆然。語類

君子博學於文章

博學於文。考究時。自是頭項多。到得行時。却只是一



句。所以爲約。若博學而不約之以禮。安知不畔於道。徒知要約而不博學。則所謂約者。未知是與不是。亦或不能不畔於道也。

博文約禮。聖門之要法。博文所以驗諸事。約禮所以體諸身。如此用功。則博者可以擇中而居之不偏。約者可以應物而動皆有則。如此則內外交相助。而博不至於汎濫無歸。約不至於流遁失中矣。

博學亦非謂欲求異聞雜學。方謂之博。博之與約。初學且只須作兩途理會。一面博學。又自一面持敬守約。莫令兩下相靠。作兩路進前用功。塞斷中間。莫令相通。將來成時。便自會有通處。若如此兩下用功。成甚次第。

橫渠云。博學於文。只要得習坎心亨。如應事接物之類。皆是文。但以事理切磨講究。自是心亨。且如讀書。每思索不通處。則翻來覆去。倒橫直豎。處處窒塞。然其間須有一路可通。只此便是許多艱難險阻。習之可以求通。通處便是亨也。

問橫渠曰。博文約禮。由至著入至簡。故可使不得畔。

而去。尹氏曰。博學於文。約之以禮。亦可以弗畔。違
於道。第二十六章凡八說。伊川三說。今從橫渠尹氏之
說。明道曰。博學於文而不約之以禮。必至於汗漫。
范氏亦曰。博學於文而不約之以禮。猶農夫之無
疆場也。其不入於異端邪說者鮮矣。楊氏亦曰。博
學於文而不知所以裁之。則或畔矣。此三說皆推
不約禮之失。謝氏曰。不由博而徑欲趨約者。恐不
免於邪遁也。此則不博文之失。二者皆不可無。偏
舉則不可。明道又曰。所謂約之以禮者。能守禮而

由於規矩也。伊川第一說曰。博學而守禮。第二說
曰。此言善人君子多識前言往行。而能不犯非禮。
約字恐不宜作守字訓。若作守禮。則與博學成二
事。非博文則無以為約禮。不約禮則博文為無用。
約禮云者。但前之博而今約之。使就於禮耳。伊川
之說。文自文。禮自禮。更無一貫說。看博約字與之
以字。有一貫意。伊川又說。顏子博約。與此不同。亦
似大過。博文約禮。本無不同。始乎由是以入德。斯
可以不畔。終乎由是以成德。欲罷而不能。顏子與

此不同處。只在弗畔與欲罷不能上。博約本無異。伊川以顏子之約爲知要。以此章之約作約束之約。恐未安。此約字亦合作知要。伊川第三說。與第一第二說同。但說大略耳。曰。此說大槩多得之。但此約字。與顏子所言約字。皆合只作約束之意耳。又看顏子博我以文約我以禮。旣連著兩我字。則此章之字。亦但指其人而言。非指所學之文而言也。以上語類五條

子見南子章

諸先生皆以矢爲陳。否爲否塞之否。如此亦有甚意思。孔子見南子。且當從古注說。矢。誓也。或問若作誓說。何師生之間不相信如此。曰。只爲下三句有似古人誓言。如左氏言所不與舅氏之說。故有誓之氣象。

或問此章。曰。且依集註說。蓋子路性直。見子去見南子。心中以爲不當見。便不說。夫子似乎發呪模撓。夫子大故激得來躁。然夫子却不當如此。古書如此等。曉不得處甚多。古注亦云可疑。祖道曰。橫渠

說以爲予所否厄者。是天厭棄之。此說如何。曰。大抵後來人講經。只爲要道。聖人必不如此。須要委曲遷就。做一箇出路。却不必如此。橫渠論看詩。教人平心易氣求之。到他說詩。又却不然。

仕於其國。有見其小君之禮。當夫子時。想是無人行。所以子路疑之。若有人行時。子路也不疑了。孟子說仲尼不爲已甚。這撓處便見。以上語類三條

中庸之爲德章

問中庸之爲德。其至矣乎。章曰。只是不知理。隨他偏

長處做將去。謹愿者則小廉。曲謹放縱者則跌蕩不羈。所以中庸說道之難明。又說人莫不飲食。鮮能知味。只爲是不知。語類

如有博施於民章

問何事於仁。先生以爲恰似今日說。何消得恁地一般。曰。博施濟衆。何消得更說仁。

問必也聖乎。堯舜其猶病諸。曰。此兩句當連看。蓋云。便是聖人。也有做不得處。且如堯舜。雖曰比屋可封。然在朝亦有四凶之惡。又如孔子設教。從遊者

甚衆。孔子豈不欲人人至於聖賢之極。而人人亦各自皆有病痛。

博施濟衆。這箇是盡人之道。極仁之功。非聖人不能。

然聖人亦有所不足在。仁固能博施濟衆。然必得時得位。方做得這事。然堯

舜雖得時得位。亦有所不足。已欲立便立人。已欲達便達人。此

仁者之心。自然如此。不待安排。不待勉強。能近取

譬。則以己之欲立。譬人之欲立。以己之欲達。譬人

之欲達。然後推己所欲。以及於人。使皆得其立。皆

得其達。這便是爲仁之術。立是立得住。達是行得去。此是三節。

須逐節詳味。看教分明。

問已欲立而立人。已欲達而達人。立達二字。以事推

之。如何。曰。二者皆兼內外而言。且如脩德。欲德有

所成立。做一件事。亦欲成立。如讀書。要理會得透

徹。做事。亦要做得行。又曰。立是安存底意思。達是

發用底意思。

已欲立而立人。已欲達而達人。是以己及人。仁之體

也。能近取譬。是推己及人。仁之方也。

或問博施濟衆一段。程子作一統說。先生作二段。如

何曰。某之說非異於程子。蓋程子之說足以包某之說。程子之說如大屋一般。某之說如在大屋之下。分別廳堂房室一般。初無異也。公且道子貢所問。是大小大氣象。聖人却只如此說了。如是爲仁。必須博施濟衆。便使中天下而立。定四海之民。如堯舜也。做不得。何況專門圭竇之士。聖人所以提起。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。已欲達而達人。正指仁之本體。蓋已欲立。則思處置他人也。立。已欲達。則思處置他人也。達。放開眼目。推廣心胷。此是甚氣。

象如此。安得不謂仁之本體。若能近取譬者。以我之欲立。而知人之亦欲立。以己之欲達。而知人之亦欲達。如此則止謂之仁之方而已。此爲仁則同。但已欲立而立人。欲達而達人。是已到底。能取譬。是未到底。其次第如此。彼子貢所問。是就事上說。却不就心上說。龜山云。雖博施濟衆也。須自此始。某甚善其說。先生又曰。某所說過底。要諸公有所省發。則不枉了。若只恁地聽過。則無益也。

林安卿問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。此卽人物初生

時驗之可見。人物均受天地之氣而生。所以同一體。如人兄弟異形。而皆出父母胞胎。所以皆當愛。故推老老之心。則及人之老。推幼幼之心。則及人之幼。惟仁者其心公溥。實見此理。故能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否。曰。不須問他從初時。只今便是一體。若必用從初說起。則煞費思量矣。猶之水然。江河池沼溝渠。皆是此水。如以兩椀盛得水來。不必教去尋討。這一椀是那裏酌來。那一椀是那裏酌來。旣都是水。便是同體。更何待尋問所從來。如昨夜

莊仲說。人與萬物。均受此氣。均得此理。所以皆當愛。便是不如此。愛字。不在同體上說。自不屬同體事。他那物事。自是愛。這箇是說那無所不愛了。方能得同體。若愛則是自然愛。不是同體了。方愛。惟其同體。所以無所不愛。所以愛者。以其有此心也。所以無所不愛者。以其同體也。以上語類七條

問已欲立而立人。已欲達而達人。欲立謂欲自立於世。立人謂扶持培植。使之有以自立也。欲達謂欲自遂其志。達人謂無遏塞沮抑。使之得以自達也。

朱子節要

一

朱子節要

日。此說是。答潘恭叔
文集

文化甲戌

